

通州古城记忆

本报记者 张群琛

生机勃勃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现代与传统交相辉映。漫步运河边，运河商务区与时尚商圈就位于悠久的历史古迹之畔，勃勃生机中彰显副中心的文化底蕴。城区里，活力十足的城市景象，与历史上通州古城的热闹繁华隔空重叠。

据考，通州古城东至东关大道、故城东路；南至玉带河东街、玉带河西街；西至通惠河南路；北至通惠河南河堤。明清时期，通州的城市轮廓日渐成型，同时受到漕运的影响，城内日渐繁华，不仅有漕运、水工的文化元素的遗存，还有民族、教育等多种文化汇集。“城市”文化底蕴，在这片运河北首的土地上根深叶茂。

“两区”会客厅“藏”着古城历史

位于副中心“五河交汇处”的“两区”会客厅是城市副中心对外展示的窗口之一。会客厅坐落在运河商务区，这是集“两区”政策发布、宣传推介、招商引资、展览展示等于一体的综合功能体。作为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、示范区，金融创新和高端商务功能的主要承载区，参观者可以观看“两区”建设宣传片、展板、多媒体投影、数码屏风、画框等科技创新产品及丰富的内容，了解城市副中心与科技深度融合的数字化新面貌，以及北京“两区”建设的有关情况。

这里不仅讲述着现在与未来，更与古城历史根脉相连。从科技感十足的会客厅一层中庭向下看，一片古城墙遗址被妥善保护、呈现，俯仰之间古今呼应。这片遗址位于会客厅的地下一层，呈“L”型分布。记者注意到，遗址拐角处为正方形，底部的砖为体积较大的长砖，堆砌的相对公正，而上方使用的砖头则与现在的砖头大小相当。

据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理事、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会员任德永介绍，会客厅地下一层的遗址是明清时期通州古城的东北角城墙与角楼。“角楼位于拐角处，遗址出土时已然不存，目前只剩下角楼的基础结构。”任德永说。

据了解，这段古城墙遗址是在2010年北大街拆迁后修建富华水乡项目时发现的。有关部门立即采取原址保护措施。富华水乡也为它让出了足够空间，巧妙设计的中庭式结构，如同给它外面加了一个人工罩子，保护的同时“唤醒”遗址，方便人们参观。

2020年，本着不改变建筑原状与真实性，使用恰当保护技术最大限度干预的原则，该遗址启动修缮。任德永说，以中庭式结构保护遗址已有先例，比如德国的科伦巴艺术博物馆，就是在后哥特式教堂的废墟上兴建而来。“通过对通州古城墙遗址的研究，可以了解城墙在各个时期的工艺技法，对研究中国古城有很高的借鉴意义。”

走出“两区”会客厅向西看，曾经通州的地标建筑燃灯塔矗立在侧。清代诗人王维珍曾写下诗句“一枝塔影认通州”，当年的船工虽然以燃灯塔为地标，但不难想象，一定也能同时看到旁边这段城墙和东北角楼。遗址的北侧是建于明嘉靖七年的大光楼，此处建筑是漕运文化的重要见证。漕运鼎盛时期，南来的漕粮都要先运至大光楼前的石坝码头，随后坐镇大光楼的军粮经纪依次对漕粮进行检验，合格的粮食再通过小船运抵京城。

翻开清光绪九年的通州城池图，记者发现，东北角楼所在的位置不仅是漕粮进京的东大门，历史上这里更聚集了包括票号在内的多种金融机构，总共300余家，俨然成为当时的区域性金融中心。

历史与现代总是有惊人的巧合，如今北京城市副中心飞速发展，遗址所在的位置被规划为对标伦敦金丝雀码头的运河商务区。作为北京市“两区”建设重要承载地，运河商务区注册企业已经突破2万家。

通州古城曾为京东首邑

如今说的通州古城始建于明朝。明洪武元年(公元1368年)，因运河漕运兴起，明将孙兴祖督军士夯筑城墙，外砌城砖，连垛墙高三丈五尺，面积约1.7平方公里。城周九里十三步，共设四门：东门称通运(6号线通运门站即由此得名)，西称朝天，南称迎熏，北称凝翠。门各有楼，是为旧城。公元1421年，明永乐帝迁都北京，南北漕运岁入四百万石，通州作为南北漕运的尾间，城市的主要发展是扩建仓库。通州在运河上的重要地位使通州仓规模大且地位高，仓储物资直接供给中央机关和驻军之需。

明正统年间，瓦剌军袭扰京城。正统十四年(公元1449年)总督粮储太监为护卫西、南二仓，奏建新城。新城东连旧城，周七里。设二门，南门题额“望帆云表”，西门题额“五尺瞻天”，门各有楼。城墙高只及旧城一半。明武宗正德六年(公元1511年)，通州新城连旧城，这项工程由巡抚都御史李贻主持修建。其主要工作是“新城旧基，增筑五尺，其外为砖，内实以土，上复为垛墙，六尺有咫，而长广皆如其数。又为敌台，其西南为瓮城，重门悬桥，皆旧所未有。”这次修缮工程备受瞩目，不仅得到皇上赞许，也受到社会各界大力支持。

到了清乾隆三十年(公元1765年)，伴随着连接处城墙(旧城西门)的拆除，两城合二而一。定型后的通州城有五座城门，包括三座老城门(东通运、北凝翠、南迎熏)和两座新城门(新城南门“望帆云表”，后改为“漕翰”，西门卫“五尺瞻天”，后改为“神京左辅”)。至此，通州古城的形制最终确定下来。通州新旧城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，光緒初城内街巷102条，人口4万，为京东首邑。

西海子公园内有一处《清光绪九年通州城池图》浮雕，其中在燃灯塔南方可以看到当时通州古城的鼓楼。据《通州纪事》作者王陆昕考证，通州鼓楼建于明朝，楼体两层，楼顶是传统歇山式建筑形式，在规格上仅次于皇家宫殿，其屋脊陡峭，两端装饰兽吻，四角飞檐，门、楹、柱都涂饰朱漆。最下层建筑不仅是楼基，还是南北向的“城门洞”式拱券通道。若是登高远眺，通州城和京杭大运河尽收眼底。

区文物管理所所长李自强介绍，新旧城地理版图并不规整，而且受制于北运河、通惠河的走向形势。通州新城建于旧城西侧，新旧两城像是横排的“吕”字。旧城北城墙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依通惠河而建，其北城墙紧贴燃灯塔佛舍利塔的北侧，现在仍有城墙的遗迹。旧城的东、西两城门因城内运河并不在一条直线上。新城的南墙与旧城南墙也没有在一条直线上。在今玉带河大街北侧，也就是潞河医院北墙稍南处，一直往西，与佟麟阁大街连接处为新城南门所在地。

清末漕运终止，古城渐失光彩，但一些历史遗迹以及东关、南关、北关、南大街、西大街等和通州古城相关的地名保留至今。虽然漕运早已退出历史舞台，但通州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，成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的重要节点之一。北京城市副中心将不断增强综合承载能力，助力北京形成“一核一主一副、两轴多点一区”的城市空间结构。



清代通州城池图



卫氏楼



潞河中学红楼

燃灯塔与运河商务区古今辉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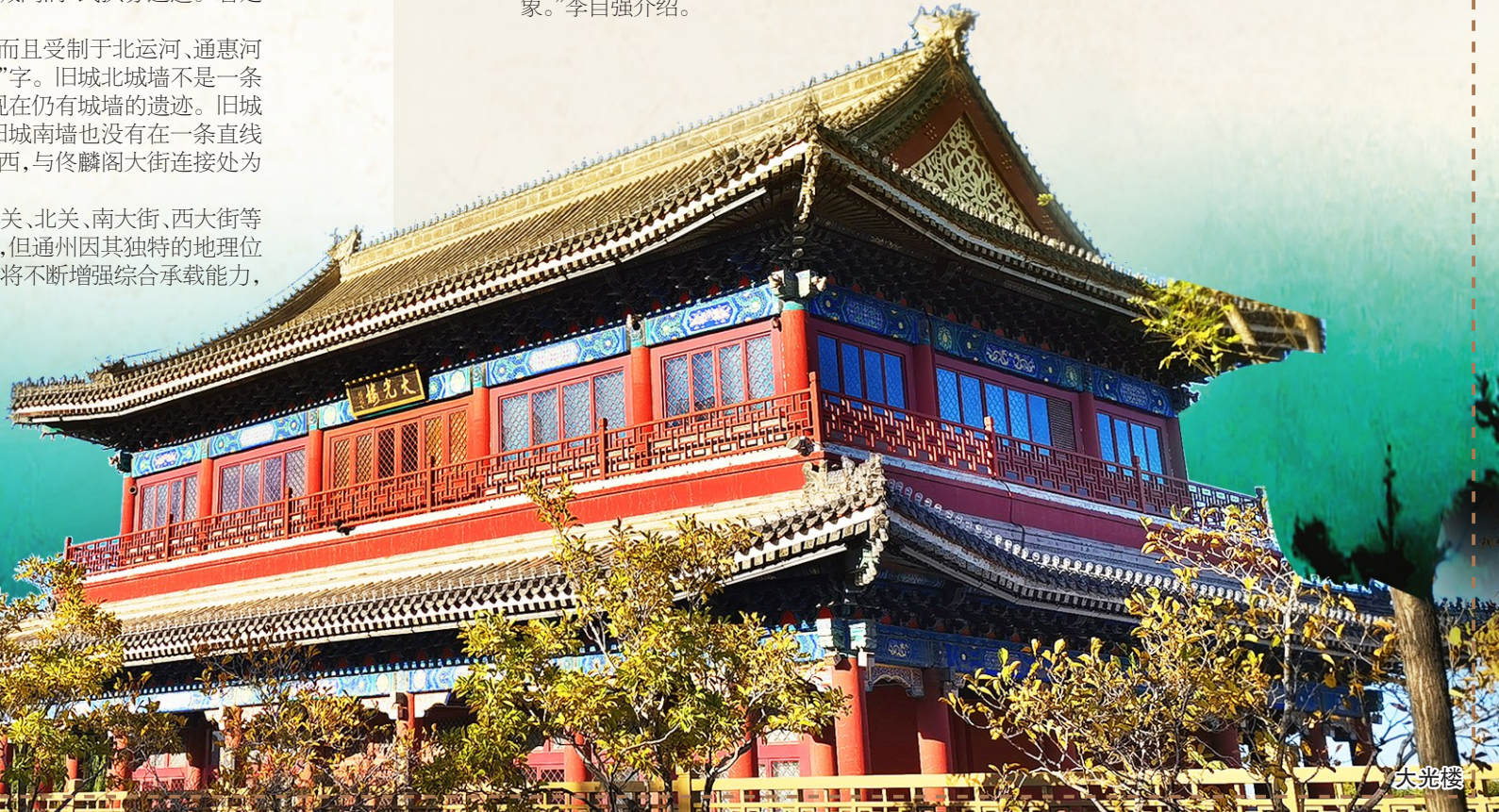
古城范围内共有文物40余处

李自强介绍，通州古城范围内共有文物40余处，市级文保单位中，有通州居民耳熟能详的燃灯佛舍利塔、通州清真寺、通州兵营、李卓吾墓。区级文保则包括文庙、三义庙、北齐土长城旧址等。而文物的种类也是包罗万象，不仅有通州标志性的漕运文化，还有校舍旧址、名人墓葬故居、红色文化等多个种类。

其中，通州近现代教育建筑群是北京市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包括潞河中学内人民楼(卫氏楼)、红楼(谢氏楼)、解放楼(文氏楼)、潞友楼、饭厅、教士楼、博唐亭；二中内有富育女校教士楼、百友楼四栋；北京护校洋楼四栋。三个学校建筑共同组成通州近现代教育建筑群，共计15栋建筑，为北方地区保留最为完整、规模较大的近现代建筑群。

清同治六年(公元1867年)，由美国基督教创建的八境神学院就在这片区域内，光绪十九年(公元1893年)易称潞河书院，光绪二十七年(公元1901年)更名协和书院，用“庚子赔款”建卫氏楼，次年建谢氏楼。1909年，共和会北京分会通州支部于此成立。1911年，革命军通州司令部成立，以此为阵地。1912年，改称华北协和大学，1918年更名私立潞河中学。1927年此校成立中共通县第一个党支部。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师生高举“民族魂”旗帜进行军训，后曾当过长城抗战后方医院。周文斌、侯仁之、黄昆等众多革命志士与专家均毕业于此。

通州古城建于明洪武元年(公元1368年)，明清时期正是漕运兴盛之时，遗留众多文化遗产，可以说，这里是运河文化最为丰富的区域。该范围内的文物保存较为集中和完好，逐渐形成了运河文化的核心区域，例如以燃灯佛舍利塔为核心的文化圈，形成大规模历史文化景观，能够充分代表通州运河文化的核心内涵。“2016年北京市政府已将通州古城范围列入第七批北京市地下文物埋藏区。根据该区域自身的特性，充分挖掘其内涵，制定相应的保护和利用规划，体现出不同内容、不同形式的文化内涵，整体服务于副中心的发展，支持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，使通州古城形成一城双色、古今同辉的景象。”李自强介绍。



大光楼